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漢

孝昭皇帝

元鳳元年（應劭曰以鳳凰下稱元）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

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

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

而桀安亦慙自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

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

旦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益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都試肄習謂大閱試習武備也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莫府大將軍府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因候伺光之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之圖畫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名大將軍光入免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書是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亭名之都郎屬耳徃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屬近也言近日事也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輙怒曰大將軍忠臣是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復敢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而立燕王旦旦以語相平（燕王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耳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燕以國為氏）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華陰人）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

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聞以霍光外孫得不廢燕太子建蓋主子文信赦為庶人）

冬十月以張安世（張湯子字子孺）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禄勲以自副焉初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為光禄大夫至是光益親重之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下延年平處覆奏

癸卯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栁復起生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上林有僵栁自起生有蟲食栁葉成文

眭孟大誅罪當也宣帝官其子何為乎

字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孟魯國蕃人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後五年宣帝立徵孟子為郎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亦曰烏丸遼史地理志烏州有烏丸山今阿嚕科爾沁西北有烏聯山或曰即烏丸也及鮮卑山在今喀爾沁右翼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俱漢郡注見前塞外偵察匈奴動靜

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强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冦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治冦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

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明年封明友為平陵侯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卒諡曰定以王訢濟南人為丞相封宜春侯

千秋居丞相政事一决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已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將作大匠屬有左右前後

作治六日成 中五人令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 北地義渠人 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

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復遣吏士田其國伊循城鄯善地名以填撫之封介子為義陽侯

乙巳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丞相訢卒諡曰敬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謂非要職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

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詰長安邸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切諫吉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

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于屬則子于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聞非國之福也

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

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

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

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
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王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
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
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葬平陵 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安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假賑貸種食後又罷榷酤官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于是可謂善繼矣

奉迎昌邑光徙恩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廢得當為無過耳其時皇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諮訪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謀之不臧乃將發舊日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遁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字子賓本齊諸田後徙陽陵）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

台問勝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夏侯勝字長公魯東平人既定議白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

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

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又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名內泰壹宗廟樂人（泰一樂人也）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

署徵發九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
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
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凡五辟刑也
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
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
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
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
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

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漢縣故城在今湖北鄖陽府房縣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以減死髠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先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式王東平新桃人

秋七月迎武帝曽孫病已入即位

非獨望氣之言不足為據即帝亦寤之語豈當時所應有史臣事後附會更何待言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生子進號史王孫（以外家姓稱之也）皇孫納王夫人（名翁須涿郡廣望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丙氏出邴以邑為氏後去邑吉字少卿魯國人）受詔決獄心知太子無事寃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吉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漢儀注長安中諸官府獄三十六所）繫者無輕重皆

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少府屬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漢官儀暴室主宮人疾病者有罪亦就此嗇夫許廣漢昌邑人為郎以罪下蠶室有女賀以

家財聘之曽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于東海澓中翁澓姓中翁名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闘雞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昰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之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曽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十八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决定大

策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辟彊子字路叔）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九月大赦天下

丞相敞卒（謚曰敬）以蔡義（河内温人）為丞相（封陽平侯）

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敞夫人司馬遷女也遽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而立帝義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名見說詩悅之擢光祿大夫及是敞卒義代為丞相時義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

光阻封廣漢有無后之心者歸罪妻顯謀揚育光以能大義滅親學囈語耳

光置宰相苟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宫

長樂宫初置屯衛

政自人主之政昭不幸遇冲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體況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無二議光請歸

中宗孝宣皇帝

本名病已後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故事具前初居民間率常在下杜卧居數有光燿每買餅所從買家輙大讐亦以是自怪霍光既廢昌邑王遂迎立之

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自昭帝以來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壻外孫黨親連體

政名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勝兼之掃故為曷假籍權術乎卒至釀成弑后之禍誰執其咎哉

根據朝廷及是權日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歛容禮下之已甚 時富平侯張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内侯者八人大司農田延年以首發大議封陽成侯已而延年以昭帝之喪詐增車直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當就獄延年曰我何面目復入牢獄遂自刎死馬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凰集膠東 註見前 千乘 註見前

赦天下勿収田租賦 帝之世鳳凰集者凡八是年以後四年五月集北海地節二年四月集魯元康元年三月集泰山神爵二年正月集京師四年十月集杜陵十二月集上林甘露三年二

月集新蔡
皆大赦

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召黄霸字次公陽夏人為廷尉正

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斷疑獄廷中師古曰謂廷尉之中也稱平

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

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茍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毁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絶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使常惠持節護烏孫兵

共擊匈奴明年夏五月匈奴聞漢兵大出彝遠遁軍

遂罷田順不至期廣明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

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

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乃封惠長羅侯其

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

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

民什三畜産什五諸國覊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

匈奴大虛弱滋欲鄉和親而邉境少事矣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葬杜陵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去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宫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懑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

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内其女入宮

夏六月丞相義卒（諡曰節）以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丞相（封扶陽侯）

魏相（字弱侯濟陰定陶人）為御史大夫

以趙廣漢（字子都蠡吾人）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潁川（註見前）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缿筩（音項同缿如瓶筩斷竹也皆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于是姦黨散落及為京兆尤善鉤距（如釣鉤之有距承之則順

吐之則逆伏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奸擿伏如神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然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卒以此敗先是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會丞相有椑言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之欲因此脅丞相毋令窮竟已事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婢寔以過譴出至外第死不知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竟坐要斬事在元康元年丞相魏相也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下獄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既死百姓追思歌之

辛亥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轝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懸絶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

或山崩水出北海瑯邪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黄霸為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覇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于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後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孝婦固不可枉殺然致旱三年則理為之且三年旱亦甚矣枉殺孝婦之太守本未即死而黎民饑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

以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初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自縊死姑女告婦殺母婦不能辨誣服于公爭之不得婦論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可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及是定國果貴顯

川有靈必不為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食者方以為美談予故表而正之

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夜論史者且非之宣帝可謂昧於經術矣

癸丑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謚曰宣成

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卒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

魏相封事自正論不刊特因廣漢以進則是門戶張後起且當分別觀之

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胡三省曰當作惡）大夫（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註內娶大夫女也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以內娶故言無大夫也）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

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即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卒後始親政務勵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退

宣帝課吏可謂周詳然王成首以偽增戶口賜爵則知綜核名實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而考察所行有名寔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太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漢世良吏于斯為盛

甲寅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及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

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虚名云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即元帝共哀許皇后生

霍顯聞立太子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輙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年八十二卒謚

曰：節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封高平侯。丙吉為御史大夫。

上方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以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

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

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也廣由是見器重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大雨雹以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為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

池蘖假氏與鄭僑乘輿濟人不大徑庭禍災而懼何如懼於未過之前然較之不知懼者為已

公室危惟陛下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諫者時上慱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輙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秋九月地震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邉境屯戍未息

苦矣

令復餙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籞苑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謂不出算賦不給徭役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為他官未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收其印

綬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未央長樂衛尉城門十二門屯兵北軍八校兵屬馬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員四人有左右

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時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縱

出則急誅之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必利反况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上書言之畧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罪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

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酷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每季秋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言令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權帝未及修正

侍郎鄭吉會稽人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鄭吉將免刑罪人

田渠犂注見前發諸國兵及所將田士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収其餘民東徙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寘之

己卯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今縣屬山東東昌府君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媼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無故平昌侯武樂昌侯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終送盡其子道是夏又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者皆勿治

夏五月山陽漢郡昌邑國改注見前濟陰漢郡治定陶註見前雨雹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交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

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謀會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時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

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若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于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敞字子高河東平陽府人氏也

禹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太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帝初立謁見太廟大

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馬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

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為郎

司馬氏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而久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致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

九月以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在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春秋桐國地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

海漢郡治營陵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于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果為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渤海漢郡治浮陽故城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

餘名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

賣劍買刀必有售者則仍郡民也使皆不售賣又何為遂之勞來務本同爲循吏予但惡吏之飾辭

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馬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丙辰 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有司奏言悼園史皇孫葬廣明郭北後改奉明園置縣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北宜稱號曰皇考于是立廟

以尹翁歸字子兄音況河東平陽人為右扶風治渭城註見前翁歸為人公廉明察初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讀作懈輒披籍披有罪者籍也取人必于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于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次取罪人以警衆也不以無事時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

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共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課常為三輔最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于朝廷翁歸之為東海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後三年翁歸病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叛衛侯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矯發諸國兵擊破之

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韓王信之後封龍頟侯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註見前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為王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托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于是遣使者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至是殺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刼南道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

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違命雖有功勞不可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

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使仔爲皇后令毋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爲卭成侯奉光之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奉光嗣爵好鬬雞帝在民間數與會及即位納其女後宮遂立爲后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淺深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韋昭曰廚

廚飲食傳謂傳舍稱過使客稱使客之意而令過去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灾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犁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

域上因魏相諫

相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犁遂以車

師故地與匈奴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治高陵 注見前）

初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之以諫大夫出為平原太守（望之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是也）已而徵入守少府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至是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于三輔者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封丙吉等為列侯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

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曽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曽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乃下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御史大夫)史曽史元(侍中郎將)許舜長樂衛尉許延壽(侍中光祿大夫)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

宣帝亟亟修恩報德乃至郡邸獄復作皆受官祿田宅細人感其私君子譏其鄙非君道也

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陽都侯賀子蚤死彭祖安世小男也少與上同席研書及吉博陽侯曾將陵侯元平臺侯舜博望侯延壽樂成侯皆為列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孤孫霸年七歲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故舊以下至于在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

夏六月立子欽張倢伃出為淮陽王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從武帝知孝元之懦不堪輔導是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於自計耳且五年纔通論語孝經安得遂謂之盡曉而忽然求去帝及太子何必厚賜

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如并之金今以其斤兩計之已逾千兩千金不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夫辛棠之而得哉班史欲艷傳其事不覺措詞過當未可盡信也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搜尋細繹雖其他陰伏之事亦問而知之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

郡盜賊曰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以外寬内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詔復歸頴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官

己未

四年秋八月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賜功臣子孫因襃顯善其然的給金復其家使奉祀足矣百三十六人人各與以黃金二十斤當值白金四十餘萬孝宣去武帝財匱衰耗時不遠安得如許帑藏為揮霍之費乎足欲其妄安世臣名流遠權勢益上惲宣帝以英明下懲霍氏之專恣謹

得槐里（即犬丘 注見前）公乘（第八爵）周廣漢（勃曾孫）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是年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又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諡曰敬）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

慎自全猶庶幾、記之所云大臣法者秦觀論之為具臣論過刻矣

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遣光禄大夫義渠安國（義渠西羌戎名後因為氏）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註見前）隔絶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湟水出甘肅西寧塞外東流合浩亹水至蘭州入黄河）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註見前）豪言願時

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㫄音傍依也緣前言抵冒犯突而前也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羌人無大君長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冦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匈奴數誘之與共擊張掖酒泉地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二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

恐羌變未止宜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小月氏種果遣使至匈奴藉猶借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庚申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元春遣諫大夫王褒字子淵蜀人求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今雲南府城東有金馬山其西南為碧雞山兩山皆有神祠使王褒祭此考今雲南府漢為益州郡令四川省漢為益州部備注金馬碧雞者皆以

為在成都蓋悞以益州部為益州郡也

時帝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乃使褒持節求之初帝以褒有俊才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上聞襄因奏褒有軼才乃徵褒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畧曰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其功業俊士必俟明主而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忻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絶俗離世哉是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褒於道病死後京

兆尹張敞勸上斥逺方士由是悉罷上方待詔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宫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

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左右不正難以化逺故宜

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

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令上下僭差是

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李奇曰不繼世而爵）而舉臯陶伊尹令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

無益于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
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
以儉上以其言為迂濶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
擊斬千餘級于是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安國
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矣上問度

當用幾人對曰兵難隃（音遥遠也）度願馳至金城（註見前）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周太史甲封于辛其後以邑為氏武賢狄道人後徙昌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

思招撫罕幵則其勢已孤可不煩兵而定使先未發擊斬敵首大志而乃自挑持重不擊則適足為其離黨之患罕幵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為充國用邪兵者知時非可欺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不易良策

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輙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而遣騎候四望陿中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師古曰山陗而夾水曰陿四望即陿之名也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彼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樂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幵音罕牽註見前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遂留雕庫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諭種豪

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刼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請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幵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刼畧故欲捐罕幵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肯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廣漢弟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以書

敕讓充國充國上書陳利害畧言先零爲寇罕幵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計也且先零欲叛故與罕幵解仇嘗欲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先擊罕幵先零必助之交堅黨合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彼必用力數倍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皆駭走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遅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軍校皆曰善哉術也斬獲甚衆遂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

國病詔以破羌將軍為副以十二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以中郎將將支兵使客諫充國曰令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略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毀壞者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浚

滿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擇　臨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浩亹水出甘州府西番界流逕平番縣入湟水令曰閤門河鮮水即青海在西寧府西亦曰卑禾羌海

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畧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虜

令不得居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眎羌虜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令反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不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採擇

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

復奏于是充國又奏畧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今騎兵雖罷見留屯田之士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臣之愚計所以度虜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責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

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夏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降及溺河湟饑死者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顏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責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兩將軍

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詔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為後將軍

是秋羌先零等斬楊玉首師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朝廷有大議常與參籌策甘露二年卒謚曰壯

以張敞為京兆尹

初敞為山陽太守會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王太后（膠東頃王音之母）數出游獵敞上書諫太后乃不復出時京兆自趙廣漢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上乃以敞尹京兆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由是能自全（時西羌兵起敞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以為令民入穀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辛百

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以掌徒隸而巡察故名）蓋寬饒

益公盍反齊大夫陳戴食邑于益後以為氏寬饒字次公魏郡人自到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與貴戚人為怨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時帝方用刑法任中書宦

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

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

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

為怨謗下其書執金吾本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議以寬饒意

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字次卿泰山剛人上書訟之

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廣漢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金金日磾張張安世言許史有外屬之恩金張自託名于狎近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帝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先是太子庶子王生予書寬饒曰自古之治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惟裁省覽寬饒不聽

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匈奴屬王號居西邊領西域諸國）率其衆降漢（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始立黜壺衍鞮單于所幸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虛閭權渠死閼氏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撣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即率衆降漢）至渠犁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事見前）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封吉為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

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督察康居烏孫等共三十六國而漢之號令遂班西域矣

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謚曰憲

相明易經有師法數表採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上之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顧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上納用焉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

丙吉知大體歟事益緣吏臣大飾過情轉失其實夫掾吏有罪不案何以用人道逢羣鬬不知何以禁暴至者斂獸殿尤人所共睹乃至見牛喘而始問且曰

行之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視事九歲卒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先已封博陽侯

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嘗出逢羣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

其行幾里則直以不識寒暑之人高言燕理矣豈足一噱

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益五斗

以韓延壽字長公燕人徙杜陵為左馮翊

初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令民告訐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召郡中長老為陳和睦親愛消除怨咎之路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

已而還東郡黄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好古教化所至聘其賢士以禮待用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宫春秋鄉射陳鐘鼔管絃盛升降揖讓接待下吏恩施厚而誓約明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故以延壽代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兄弟深自悔願以田

黃霸治郡自不
恺循吏至為相
而功名頓損則
趙魏之老勝薛

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傳相勑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無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或告蕭望之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即部吏案校望之為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奏為延壽拘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寔而延壽以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莫不流涕事在五鳳元年

癸未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

大夫之謂也若嚴延年因其以鳳凰褒賞心內不服及相府神雀來集欲奏復之或出附會之語然宣帝好祥瑞之失亦足見一斑

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冬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為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心內不服時郡界有蝗府丞義人名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

年恐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五鳳應劭曰鳳凰五至因以改元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

鞮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曰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于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向善請求和親不幸為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食

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諡曰定

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時為太僕遂卒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二月以黄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霸材長于治民為丞相功名損于治郡京兆尹舍鶡雀顔師古曰鶡音芬或作鳻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

雀議欲以聞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帝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孝武建元元年太尉田蚡免官省故云罷久

丁卯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以罪自殺

胥使女巫祝詛上求爲天子事覺殺女巫以滅口公卿請誅胥胥遂自殺胥立凡六十四年國除

糶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穰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内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食

赦故平通侯楊惲丞相敞子以先發霍禹謀反封侯

惲輕財好義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隱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善既而相失長樂上書告惲妄引亡國誹謗當世惲言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無人禮臣又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惲又言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即夏侯君所言行不至河東矣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事在二年惲既失位家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安定太守西河人與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

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畧言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没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騶使馬吏成名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上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流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京兆尹張敞坐惲黨當免奏未下敞使掾按事掾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収掾致其死事掾家告之上免敞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

宣帝此論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懦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為天下得人難

兆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上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戊辰甘露元年以韋元成為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次子淮陽王欽母張倢伃有寵明察好法上欲立之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

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爲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啻欲其覬覦之心乎蓋元本既非指說必無一段旨

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至是拜元成爲淮陽中尉以元成嘗讓爵于兄元成初以父賢任爲郎常侍騎會兄宏爲太常丞坐罪繫獄賢病門下生共矯賢令以元成爲後及賢卒元成當襲爵即陽爲病狂不應召欲以爵讓兄丞相御史劾元成寔不病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弘泰山都尉欲以感喻淮陽王由是太子遂安

己巳 二年立子囂爲定陶王後徙楚宇爲東平王東平國治無鹽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

庚午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初五單于爭立屠耆單于擊車犂烏藉皆敗之車犂烏藉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而呼揭烏藉皆去單于號并力尊輔車犂屠耆單于復擊之車犂單于敗走既而呼韓邪單于襲屠耆屠耆兵敗自事在五鳳元年殺車犂因東降呼韓邪而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呼韓邪大將軍鳥厲屈等見匈奴亂亦率其衆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及烏厲温敦為義陽侯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是時屠耆單于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呼韓邪

時黃霸之言頗得體而宣帝聽望之議待呼韓邪以不臣之禮失威重矣始則者卑以望之為是荀悅以非禮譏之宜哉

兄右賢王呼屠吾斯又自立為郅支骨侯單于在五鳳二年後閏振單于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單于敗在五鳳四年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事漢呼韓邪從之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在甘露元年呼韓邪引其衆南遂款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從之在甘露二年至是上幸甘泉郊泰畤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弓矢車馬金錢繡敘諸物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在今涇陽縣西南上自甘泉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給之前後三萬四千斛單于請居光祿塞下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在吳喇忒故九原城北保受降城注見前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後黃龍元年春呼韓邪復來朝郅支聞漢助呼韓邪遂徙居堅昆東去單于庭

七千里

畫功臣于麒麟閣張晏曰麒麟武帝獲麒麟時作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爲名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琅琊諸人官少府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謚曰定以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顔師古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施讐沛人從田王孫受易論易周堪齊人從夏侯勝受尚書孔霸孔子十三世孫事夏侯勝治尚書論書薛廣德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論詩戴聖梁人與兄德同受后倉曲臺記號小戴論禮公羊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胡毋子都及董仲舒仲舒傳嬴公嬴公傳眭孟眭孟傳嚴彭祖則嚴彭祖東海下邳人穀梁穀梁赤魯人一名俶字元始子夏弟子赤傳荀卿荀卿傳申公申公傳江公江公傳榮廣榮廣傳蔡千秋千秋傳尹更始則尹更始汝南人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馯

臂子弓子弓傳𫛬子庸疵疵傳周子家豎豎傳光子乘羽羽傳田子莊何何傳周王孫王孫傳丁寬寬傳田王孫王孫傳梁卯賀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

大小夏侯尚書

伏勝今文尚書傳傅士張生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穀梁春秋博士

孫騖生

即成帝劉友益書法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騖生始矣故謹書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侍太子者得王政君

魏郡元城人故繡衣御史賀孫女即莽之姑也

送太子宮是歲生子男于甲觀畫堂

顔師

古曰甲觀觀名謂甲乙丙丁之次畫堂宮殿中有彩畫之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烏孫公主楚主解憂來歸

初烏孫肥王翁歸靡死兄子泥靡立是為狂王復尚楚主與主不和暴惡失衆肥王有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而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上遣謁者立楚主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事在甘露二年已而元貴靡死楚主上書言年老思士願

歸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烏孫立元貴靡子星靡為大昆彌

壬申黄龍顔師古曰是年二月黄龍見廣漢故改年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史記正義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閣道六星在王良北入紫微

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禄勲周堪為光禄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冬十二月帝崩

太子奭即位是為孝元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邛成王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七

卷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謝棟